

(清)桐西漫士撰

聽雨閒談

(清)程穆衡撰

燕程日記

(清)許鶚撰

石湖櫂歌百首

上海古籍出版社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聽雨閒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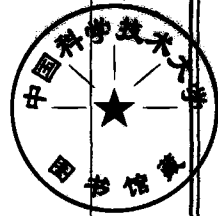
(清) 桐西漫士

燕程日記

(清) 程穆衡撰

石湖櫂歌百首

(清) 許鏐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封面題字 顧廷龍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聽 雨 閒 談

燕 程 日 記

石 湖 權 歌 百 首

〔清〕程穆衡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9200

統一書號：10186·393 定價：1.10 元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序

我感覺到，發現好書，也和發掘地下文物一樣。發掘古物，必須有考古家用科學方法有步驟地、精細的探測。尋訪好書，也必須有精於版本目錄學、熟於學術常識和社會背景的明眼人，才能搜輯到有用的好書。因為「胸有成竹」，才能挑選出好竹，如果胸無成竹，茫無所知，就是有好書擺在面前，也會「如入寶山，空手而回」。我本來是學問淺陋、知識貧乏的一個人，二十多歲開始，簪筆傭書，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追隨於傅藏園（增湘）老人和徐森玉、鄭振鐸以及趙萬里諸先生之後，游於藝苑之林。從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家及書店中，遇見難得而珍貴的書籍，就作為教材，向他們請教。他們總是熱心誠懇、「耳提面命」，隨時教導於我。我就把他們所說的話記下來，久而久之，對於書籍的好壞，版本時代的先後，也略知一二。可惜的是，我家本寒素，爲了奔走衣食，養老哺幼，不得不省吃儉用。偶而獲得一點稿費，得以絡續購到一些零星的書籍。至於善本書籍，佳槧名鈔，我自然是買不起的，只能拾些人棄我取、零篇斷縑的東西。好比買瓜，人家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過是撿些瓜蒂而已。所以我起的書齋之名，以前由工資和稿費所入買書，叫「傭書堂」，後來干脆就叫「瓜蒂庵」，名副其實而已。

我素來喜歡研究明清史和兩漢史乘，尤其嗜好明清時代的野史筆記，和漢魏以來金石碑瓦碑刻。因之我搜輯的資料，就從這方面着手。解放以前，我已經搜輯了多種，因為奔走南北，謀求衣食，以之易米，多半失去。解放以來承黨和政府培養教育，得以專心致力於教學和科研工作，工資和稿費所入，都拿來購碑帖書物，積累漸多。十年浩劫時期，幸未損毀。到了「四凶」翦除，撥亂反正，建設「四化」，承黨的關懷，派我到江南北採訪書籍，作為科研參考的資料，所見的較多了，其中也發現了人們所不注意的所謂「斷爛朝報」，我就收了進來，因之「盈架累屋，儼然成聚」了。將來擬編成一本《瓜蒂庵藏明清野史筆記書目》及《漢魏以來碑石碑刻簿錄》。

人貴自知。我的目錄版本之學，是很不高明的，又喜歡自誇，每得到一種自以為銘心之品，就請我的好友趙萬里、向達諸同志來替我審查和鑑別。如我所藏內閣大庫中的南宋刻袖珍本《宋名臣言行錄》、清雍正間刻本陳夢雷《松鶴山房詩集》，趙君說：「這些書都應歸諸公家，不得為私人所有」。我就馬上轉讓給國家圖書館了。又如日本刻本的《大唐西域記》、知服齋刻本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等書，因為向覺明兄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故使物歸其所。同時他們也提供給我不少的資料，尤其是路工同志餽讓我明崇禎間刻本《玉塵新談四種》是當代的孤本；清宋起鳳著《稗說》是講北京明代內廷掌故的稿本；故友蕭菊君（璠）先生贈送我清潘耒著《救狂

砭語》，談廣州長壽寺主持釋大汕爲清初三藩私自與越南交通貿易之事，爲潘耒《遂初堂集》未收，極爲罕見，故友陳乃乾先生題贈的清程穆衡《燕程日記》爲僅存的抄本，知友黃永年同志送給我桐西漫士《聽雨閒談》，記北京掌故及工藝美術，皆成爲瓜蒂庵中敝帚自珍之物。偶與知友呂貞白、包敬第同志談及寒齋所藏野史稗乘以及詩文集等書，亦頗有同好之感，乃就笥中所藏，選出十種，定爲《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允爲影印，公諸同好，並請加以批評。倘荷不棄，仍將嗣出續刊，使先哲遺澤，不致湮沒於世云。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安陽謝國楨識於北京團結湖畔之瓜蒂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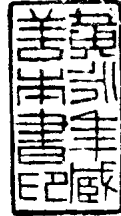
聽雨閒談



雨閒談



漫士編



太宗文皇帝天資敏捷雖於軍旅之際手不釋卷曾命

儒臣繙譯三國志及遼金元史性理諸書以教國人

嘗讀金世宗本紀見其中女真人學漢人衣冠之禁

心偉其語曾御翔鳳樓傳諭諸王大臣不許褻衣博

帶沾染漢人習氣凡祭享明堂必須手自割俎以昭

其敬諄諄數千言詳載 聖訓故 純皇

帝欽依 祖訓凡八旗較射處皆立臥碑以示

警焉

大兵入關時明臣迎降睿忠王權宜任之故勝國獎政
未盡釐正 世祖親政後任法嚴肅凡大臣專
擅如陳名夏譚泰陳之遴劉正宗輩無不立正典刑
故人知畏懼夙弊盡革以成一代雍熙之治也

文皇踐祚之初改內閣為三院曰宏文曰秘書曰內院
皆置大學士學士等官蓋仿宋昭文集賢之制入關
後仍沿其制至順治戊戌始復從明制改設中和殿
保和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名乾
隆戊辰特旨罷中和殿大學士改為體仁閣以配
三殿三閣之名焉保和殿大學士不常置惟張文和

公傳文忠公拜馬體仁閣大學士初以楊節相廷璋
楊節相應琚琚先後大拜皆不終位故戴服堂藤陰雜
記內謂其名不祥然劉文清公曹文正公遞相任之
卒無他咎可知在人不在名也

國初滿大臣不解漢語故每部置啓心郎一員以通曉
國語之漢員為之職正三品每遇議事坐其中參預
之後多緣以為奸乃汰去

國初定制設議政王大臣數員皆以滿臣充之凡軍國
重務不由閣臣票發者皆交議政大臣會議每朝期
坐中左門外會議如坐朝儀雍正中設立軍機處議

政之權遂微然猶存其名以為滿大臣兼銜乾隆壬子
純皇帝特旨裁之

章皇帝初定北京盛京設昂邦章京一員及駐防官
員兵丁若干以為陪京保障時未遑設文吏至康熙
初丁口漸盛其賦稅刑名簡練士卒等事有饒於
昔因仿明南京之制初設戶部侍郎一員繼而次第
設立禮兵刑工侍郎各一員陪京之制始備其未
設吏部者以其地官員無多仍由京中銓選故不備
其後王侍郎原祁請增設漢員以備體制部議不果
行

本朝鑾儀衛相沿明錦衣衛之制而不司緝探之事掌
衛者一人其屬凡七所左所掌輦輅右所掌繖蓋儀
刀弓矢中所掌麾幡幢節鉞仗馬前所掌扇拂鑪盆
諸物後所掌旗爪金吾仗馴象所掌儀象騎駕鹵簿
鏡歌大樂旗手衛掌金鈺鼓角諸物設衛於刑部中
次其屬校尉與隸等儀猶相沿明制凡冠軍使等官
之任拜印陞堂吏皂趨賀悉如大部制故其秩雖次
領侍衛府而威儀過之鐘鼓司司譙漏城北鐘鼓樓
每夕委官及校尉直更 神武門鐘樓凡 上駐
蹕圓明園則每夕鳴鐘記更漏 上在宮日則已

午門鐘鼓凡

上祀郊廟受賀則鳴鐘鼓以為

則其屬員 國初俱設漢員後以滿洲侍衛間之名
曰鑾儀衛侍衛雍正中釐正官階改漢員為漢軍滿
洲侍衛亦改定冠軍雲麾等名惟漢武科甲侍衛仍
舊名其後許外放綠營武弁漢軍人員視為捷徑每
多諉託掌衛者復有苞苴之納故其風日頽不可挽
回至嘉慶初大加整飭復 特簡大臣挑取其弊始
革焉

國初設內三院外其軍國政事皆付議政諸王大臣然
半皆貴胄世爵不諳世務 憲皇帝習知其弊

故設立軍機大臣擇閣臣及六部卿貳熟諳政體者兼攝其事並揀部曹內閣侍讀中書舍人等為僚屬名曰軍機章京其陞擢仍視本秩然後機務慎密議政之弊始革其行走班次皆視其班秩故張文和在

內廷居傳文忠公上董太傳詔亦居托相國津上

無論滿漢也所掌銀印龜紐藏於內府有應用印者皆立時請印出大臣監視用畢隨即繳還蓋防偷換弊也其下役皆選內府中之童子惟司灑掃舊例及冠時即更易今因循日久有久隸其役而大臣喜其熟練者仍姑留之然猶呼為小兒蓋沿舊名

也

盛京

清寧宮貯

大皇帝時據燈屢見

純皇帝御製詩又

崇謨閣藏

高皇帝舊履

以牛皮為之烏護以綠皮雲頭又有

先朝登

山負物木架所持拐杖皆白木為之制甚樸素想見

祖宗開創之艱公劉走馬之什古今如合符

節也

盛京大庫有老熊皮一具雄烈如生我

太宗文

皇帝御鎗所獲也歷

朝藏弄以示服猛

長白山為我

朝發祥之地產名香

壇廟祭祀

皆取資焉山高而深于役者無棲止所有神雕巢極大屆期避讓若傳舍然

永陵中

原皇帝享殿側有榆樹一株高數十丈

蔭庇

神殿其樹枝榦詰屈若虬龍狀樹腰有瘻數

百顆聞土人云每

帝

后上賓時其瘻自隕

一枝

五朝皆然實為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兆宗

周卜世之祥未足比也

孝賢純皇后富察氏文忠公之姊也性賢淑節儉上侍

孝聖憲皇后恪盡婦職正位中宮十有三載

珠翠等飾未嘗佩戴惟插通草絨織等花以為修飾